那年那月

如今，我很少走进电影院。说起看电影，早已没有三十多年前儿时那般痴迷，心底念念不忘的，仍是年少时看过的一场场露天电影。



看露天电影曾是童年最珍贵的乐趣（资料图）。

乡村忆记：

露天电影

陈靖

我生在农村，当年村里没有电视，文化生活十分贫乏，看露天电影是童年最珍贵的乐趣。乡影院一毛钱的票价，对乡下孩子太过奢侈，我们大多等候巡回放映的露天电影。生产队空地上，两棵树之间拴上白布当作银幕，架好放映机，接通电源就能观影。放映队在各村轮流播放，往往半个月才能等来一次。

夏日黄昏，晚霞铺满西天，村里大喇叭一响，队长通知当晚放映《地道战》《刘三姐》，我们欢喜得如同过年。匆匆吃完晚饭，抱起小板凳，争先恐后跑到队部门口抢占观影好位置。等候时心中满是好奇，始终不解一块白布怎能容下形形色色的人物。待放映光束亮起，银幕上映出五星光影，小伙伴们立刻齐声欢呼，这意味着要放战斗片了。晚风拂过树梢，幕布随风轻轻晃动；看到游击队痛击日军的情节，我们激动得手舞足蹈，总被身旁大人轻声劝止。

看露天电影最怕临时停电，场地瞬间陷入一片漆黑，众人纷纷抱怨，却没有一人离场，都留在原地静静等候。孩子们吵吵嚷嚷，大人们闲话家常，年轻男女趁着夜色悄悄低语，免不了引来旁人打趣起哄。

那时年纪尚小，对影片情节似懂非懂，常常听年长的伙伴讲解剧情。《小兵张嘎》《地雷战》即便反复放映，我们依旧百看不厌。观影的乐趣不只在于影片内容，散场前后，我们还会模仿片中人物，分成几伙玩捉迷藏、抓特务的游戏。若是放映戏曲片、纪录片，大伙便兴致寥寥，不少人看得犯困，不知不觉沉沉睡去，等醒来时，已然趴在父亲的背上。

年岁稍长，我的胆子也大了不少。听说邻村放电影，便约上伙伴悄悄赶过去，往返三四里路，心中依旧满是欢喜。乡间小路崎岖泥泞，雨天行路遍地积水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渐渐摸清了夜里赶路的窍门。有时观影途中骤降雷雨，细密雨丝穿过放映光束，众人都不愿中途离场。有人撑开雨伞护住放映机，有人脱下外衣顶在头上，坚持把电影看完，回家时往往浑身湿透。

秋日在外村看完电影，腹中饥饿，我们就地拾柴生火，烘烤玉米、黄豆，质朴的香气至今令人难忘。伙伴间互相涂抹草木灰，一张张花脸惹得全场笑声不断。冬日看露天电影最为难熬，即便身上裹着厚厚几层棉衣，依旧挡不住刺骨寒风。那时我常常暗自畅想，何时才能坐在自家温热的炕头上看电影。

后来电视走进千家万户，当年那份朴素的心愿，轻易便得以实现。智能手机普及后，各类影视节目随时随地都能观看。热闹的露天电影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，只化作童年里一段温暖绵长的美好回忆。



电影放映员做好电影放映前的准备。 据新华网



电影放映员各骑一辆自行车，后座分别载着放映机和幕布、胶片。 据新华网

稿件由吴忠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

往事回眸

秦渠畔的儿时印记

何继荣

我的家，在秦渠岸边，屋里的书桌临窗摆放。每每读书写作久了，揉一揉酸涩的双眼，抬眼便能望见渠水滔滔，一路向东，奔涌不息。两岸垂柳依依，树影轻垂水面，随微波轻轻摇曳；渠边的秦渠公园，彩色步道在繁花茂林间蜿蜒舒展。晨练的人们或悠然漫步、或快步健走、或畅快奔跑，一年四季，皆是赏心悦目的河畔风光。正因心中这份难以割舍的眷恋，我一直守着这套老房子，迟迟不愿搬离。

秦渠，对每一位土生土长的吴忠人而言，是刻在骨子里、相伴一生的家乡印记；于我而言，这份羁绊更是刻骨铭心、深入心底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孩子们几乎没有像样的玩具，下水嬉闹便是我们最欢喜的夏日消遣。起初，我们不敢贸然踏入主渠。彼时吴忠境内的秦渠渠面宽四十余米，水深两米有余，渠底未做水泥衬砌，水流湍急，深浅难测。家中长辈再三叮嘱、严令禁止孩童靠近渠边，可我们总忍不住偷偷跑去河畔。

秦渠吴忠段渠坝设有闸门分流的小型渠塘，我们当地人习惯称作一闸坑、二闸坑、三闸坑。三处坑塘由小到大依次排布，水深逐级递增。初学游泳时，我们总在此循序渐进练习，慢慢摸透水性、熟练技巧后，才敢靠近大渠边试探。

快乐总伴着几分忐忑。玩水回家，父母总能一眼识破我们的小秘密。他们只需在我们胳膊上轻轻一刮，若留下一道清晰白印，便知道我们偷偷下渠玩水了，一顿责罚在所难免。那时只觉得长辈格外聪慧，总能轻易看穿我们的小心思。长大后才明白，黄河水泥沙量大，下水游完，胳膊、脸颊都会覆上一层泥沙，手指划过自然会显出白痕。摸清其中门道后，每次偷游结束，我们都会用清水把脸和手脚仔细冲洗干净，自此再也没有因为戏水挨过打骂。这段满是调皮与小聪明的童年往事，至今仍是我心底最柔软的回忆。



图片由豆包AI生成

刚参加工作时，我被分配到常年缺水的固原市。每当和同事聊起家乡，我总会满心自豪地说起秦渠充盈的流水，说起渠畔一望无际的稻田。吴忠得天独厚的“鱼米之乡”风貌，总能惹得固原同事满心羡慕。后来调回吴忠工作，闲暇之余，我几乎天天在秦渠游泳；秋末渠水干涸，便转去黄河畅游。我也是吴忠较早的一批冬泳爱好者。这份对流水的赤诚热爱、对游泳长久的执念，早已深深融入血脉。

如今我已退休，日日伴着渠畔美景伏案写作，身心疲累之时，便沿着渠边缓步散心。一日，我行至秦渠公园入口的中式牌坊前，偶然看见一块旅游标识牌。牌身以沉郁厚重的深棕红为底色，搭配简约利落的黑色金属边框，稳稳嵌置于米黄色花岗岩基座之上；整体线条方正大气，既有水利工程独有的庄重肃穆，又藏着千年古渠的沉静内敛。标识牌正面镌刻着秦渠沿革，细数历代修缮历程、记录当下灌溉功用，一字一句，都记述着引黄古灌区跨越千年的岁月脉络。
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·红色吴忠

西征红军进军吴忠地区（下）

解放王家团庄

王家团庄地处原豫旺县（今同心县）东南，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村落，全村人口2000余人，亦是当年国民党豫旺县第七区区政府驻地。红军第十五军团作出作战部署：在包围豫旺县城（下马关）的同时，抽调红军第七十三师一部协同独立师，攻占王家团庄。

1936年6月12日，红军部队进抵王家团庄附近时，与马绍武率领的民团遭遇，双方立刻交火射击。民团抵挡乏力，很快被红军击溃，红军随即进驻王家团庄。

王家团庄建有南北两座堡寨，形制对称；堡墙高大厚实，周边错落分布旧式民居与土窑，村内有一条沿街巷道。每到集市之日，商贾云集，周边数十里百姓纷纷到此赶集。

红军进驻村庄后，格外注重维护与当地群众的良好关系。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实地走访摸排，掌握了村庄全部实情：红军进驻前夕，国民党宁夏省政府联合地方土豪劣绅大肆造谣，许多群众信以为真，被迫外出逃难。

马鸿逵主政宁夏时期，全省人口仅70万，兵员却多达10万；各类苛捐杂税名目繁杂，层层盘剥百姓，当地民众迫切期盼免除苛捐杂税。

王家团庄地方恶霸王彦秀，提前实施坚壁清野，将村内囤粮百姓与商贩数百人关押于北堡，企图以断绝粮草的办法逼退红军。

1936年6月21日，红军决定采取“先礼后兵”的策略，于堡寨东、南、西三面架设机枪，布好进攻阵势。独立师师长马青年（回族）多次带人同王彦秀谈判，王彦秀态度顽固，紧闭堡门不肯出面，只派下人在墙头传话敷衍搪塞。

经侦察得知，堡寨内由马鸿逵部第三十五师副官带领30名官兵驻守，另有数十名壮丁协助防御。自恃守备充足，王彦秀愈发嚣张，令其弟王彦海登墙叫嚣：“你们趁早撤兵，仅有枪支缺少弹药，休要虚张声势！”话音未落，王彦海举枪对准堡下红军，正要扣动扳机。危急瞬间，红军一名排长抢先开枪，一声枪响过后，王彦海当场倒地。排长目睹其持枪行凶，出于义愤果断出手。

枪声一响，红军同步展开两项行动：于堡墙下开挖坑道，同时发起正面强攻，寨内顿时枪声密集。堡中守敌顷刻溃乱，王彦秀还未及调度，壮丁队伍便竖起白旗高声请降，开启堡门。红军指战员趁势攻入堡寨，生擒区长苏芳宾、民团团总王学成、税务局长等数十名反动人员，救出此前被拘押的600余名群众。唯有王彦秀趁混乱逃窜，敌副官走投无路，最终吞金自尽。

北堡攻克后，红军第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向独立师下达指示：“速派人赴南堡谈判，全程秉持和善态度，力争对方主动开启寨门、交出全部武器；倘若谈判未能达成共识，再另作安排。”

马青年率5名战士，牵着两只羊前往会晤南堡堡主王彦清。王彦清得知马师长到访，即刻登堡观望，见马青年亲赴寨下并携礼前来，当即传令开启寨门，携阖家老小出寨相迎。二人寒暄叙谈，场面和睦融洽。

马青年向王彦清宣讲政策，阐明红军保护群众以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主张。王彦清当即表态，欢迎红军入驻寨内，并主动提出捐献全部家产。马青年向其解释：“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不会收缴群众财物。我们一贯恪守买卖公平，只要你不与红军为敌，多体恤百姓、多行善事就好。”

一席话令王彦清深为感动，他主动拿出一批粮食、布匹、十余匹马支援红军，并上缴长短枪支10余支。红军见其诚心相待，收下所献物资；枪支统一收缴留存，粮食和布、牲畜则全部依照市价如数付款。马青年辞别之际，王彦清又相送两匹坐骑。往后他逢人便由衷赞叹：“红军说话算话！”

王家团庄顺利解放，村内2000余名群众得以安居乐业，此举进一步提升了红军在周边各族群众中的威望与政治影响力。

这一阶段，红军接连攻取同心县城、关桥堡、高崖等据点，新开辟辖区初步稳固。仅历时1月有余，宁夏东部广大区域尽数为红军所控制；唯有马鸿逵割据的银川，以及马鸿宾部、东北军驻防的固原尚在敌方手中，一片衔接陕甘边区的崭新根据地就此初步建成。

至1936年7月底，西方野战军顺利完成西征第二阶段作战任务，掌控宁夏大部区域，仅银川仍由敌军占据。自8月初起，全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开展全面整训：一面休整部队，筹备接应北上的红军第二、第四方面军；一面深入推进群众工作，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。此次西征战役，西方野战军仅数十人牺牲，圆满完成既定战略任务，取得西征战役重大胜利。

据1936年7月3日《红色中华》刊载：“这一胜利，为我们完成西北抗日大联合的任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，是继东征胜利之后又一次震动全国的大捷。”7月上旬前，西征红军歼灭马鸿宾部主力3个团，对马鸿逵地方军阀武装形成沉重打击。本次战役战果丰硕：生擒敌旅长1名，俘虏敌军2000余人；缴获步枪1500余支、无线电发报机两部；吸纳8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，筹得抗日基金4.5万余元；开辟纵横350公里的红色新区，相继收复定边、盐池、环县、曲子镇、宁条梁、豫旺、同心城、七营等多处战略重镇。

稿件由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



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办公旧址——同心王家团庄北堡子（资料图）。